

「破壞美學」重構城市景觀

墨西哥壁畫承載國民記憶

伍振中

今年10月的蘇富比拍賣會上，班克斯（Banksy）名作《Girl with Balloon》一經成交後，隨即被這位英國塗鴉大師於畫框內自設的機關剪碎，反叛不羈本性表露無遺。「自毀名畫」讓世人重新反思並定義何謂「破壞的美學」。

遍布世界街頭巷尾的塗鴉作品，將城市的建築牆壁當作畫布。在城市公共設施、牆壁畫上圖畫、文字，改變了該物件的原有面貌，可以說是破壞行為，但「破壞」又是否一定屬於貶義詞？我們應該如何擺脫主流觀念的束縛，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破壞」的藝術？

墨西哥城的羅馬區（Roma）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逐漸成為了城裏的次文化中心。藝廊、博物館、特色西式餐館，加上唱着披頭士音樂的年輕樂隊、染着鮮艷髮色的滑板少年，與五公里外的古城遺產區域形成有趣的對比。時代就這樣被虛無的街區界限架空，羅馬區的建築牆壁，同時成為了本土壁畫藝術家的創作天堂。除了從法國殖民時期保留下來的老舊宅第受到保護外，巷弄之間的現代街頭牆壁都繪畫着嬉皮趣致的壁畫，很容易便讓人墮入一個超現實的跨時空藝術空間。

墨西哥的壁畫藝術，可見於整個國家，承載着墨西哥人的社區情感、歷史記憶、市井藝術的濫觴。改變物件本質是一種「破壞」，而「破壞」這個字詞在正常語境裏，往往帶着負面涵義。不過，若「破壞」使整座城市變得更美、更有活力，那麼這種「破壞」應否受到貶抑？美國拉丁裔壁畫藝術家 Jesse Sifuentes 表達了他的看法。

令人愉悅的「破壞」效果

藝術創作上的「破壞」（vandalism）應否被合理化，取決於它本身的公允性。這個問題很多時候會變成一種反動、反建制文化的意識形態論爭。Jesse Sifuentes 在街頭創作，往往秉承一種原則，就是不能僭越別人應有的權利。「如果有天半夜，有個人在我的車子上噴油漆，這變相侵犯了我的權利，那麼這種『破壞』就是犯罪。相反，如果我請一個人將自己的名字噴在我的車子上，我不給他酬勞，或者他不願意收取我的金錢，這種『破壞』則算合理。」所以「破壞」過後，涉及的持份者（例如附近的居民）沒有感到受侵

犯，甚至因此獲得愉悅感，這種「破壞」也許無傷大雅。

「壁畫和塗鴉，它們都是直接繪於牆上的創作。」Jesse Sifuentes 向記者闡述壁畫和塗鴉兩種創作方式的歷史源起。最早的壁畫創作可追溯到史前時期的洞穴和牆壁畫作。在沒有文字的遠古時代，人類便懂得用畫畫傳遞訊息，表達心裏想法。塗鴉則是近代藝術產物，絕大多數是以噴漆製成作品。

最早期的塗鴉作品可以追溯到二戰時期在歐洲誕生的《吉佬兒到此一遊》（Kilroy was here）。它在描繪一個長鼻子光頭男，雙手攀着牆並向前方窺探的圖案。《吉佬兒到此一遊》的真正起源不得而知，有人說是當時的盟軍士兵所創作的，但這個塗鴉標誌在戰後變成了美國流行文化的象徵。

「Mural（壁畫）的詞源延伸至拉丁文 muro，即是解作『牆壁』。」Jesse Sifuentes 認為，把牆壁當作畫布，好處在於它能夠豐富畫作的敘事性。一個故事有開始、中段起伏和結局，牆壁可以將整個故事說出來。「如果你覺得一張圖片能夠闡釋一千字的內容，那麼一幅壁畫則能呈現三千字的故事。所以，對於我們來說，壁畫就像機關槍，威力強大。」Jesse Sifuentes 打趣地說。墨西哥政府似乎早就看清了這一事實——他們嘗試把牆壁交由人民自由想像，為墨西哥人的創意提供無窮無盡的留白空間。

墨西哥人好像很早就有一種「畫牆」的文化。早在十五世紀西班牙人進入美洲之



位於墨西哥城 Insurgentes 地鐵站的壁畫。畫中人由左至右分別是藝術巨匠 David Alfaro Siqueiros、José Clemente Orozco、Frida Kahlo 及 Diego Rivera。

前，當地原住民就懂得在牆上作畫。最早的考古發現，可追溯到公元前的奧爾梅克文明（Olmecs）。即便在歐洲文明進入之後，墨西哥人的壁畫藝術亦未因殖民者的入侵而消失殆盡。歐洲殖民者透過在牆上作畫，向墨西哥人介紹天主教的教義、思想和聖經故事。從此，這種繪形繪色的民間藝術就漸漸變成了墨西哥文化的重要藝術載體，成為普羅大眾藉以表達意見及心中想法的工具。根深柢固的傳統，加上政治因素的催化，催生了現代墨西哥壁畫運動。

壁畫助紓緩革命後情緒

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始的墨西哥壁畫運動，

不但為革命後的百廢待興現象注入文化營養，其突顯原始民族風土人情的畫作也風靡北美及歐洲藝壇，影響近代藝術風格的更迭演化。墨西哥壁畫運動之所以會在二十年代開始盛行，最主要是源於1910至1920年墨西哥革命期間的流血鬥爭。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各路革命兵團群起反抗獨裁總統迪亞斯（Porfirio Diaz）。經歷10年軍閥割據的大亂局後，在1920年革命正式結束，立憲共和國成立。新政府上台後，亟需重整社會秩序，團結國民意志。新政府想到其中一個方法是推動國內的藝文發展，希望透過陶冶人民性情，化解長期流血鬥爭後普遍的精神缺失。於是從1920年起，新政府

墨西哥壁畫藝術家 Héctor Hernández 的作品為當地社區增添不少生氣。



受訪者提供



墨西哥總統涅托(左)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國家宮壁畫前。



在墨西哥城，隨處可見街頭壁畫。



2016年，教宗方濟各造訪墨西哥城，有人以此為題作畫。

格，整個壁畫運動因此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壁畫國父的政治人生

談到此處，不得不提一生充滿爭議的墨西哥「壁畫國父」Diego Rivera。他在墨西哥人心目中的地位相當崇高。2010年發行的500披索紙幣中，便採用了他和妻子、同樣是傳奇畫家Frida Kahlo的肖像，分別印在紙幣的正反面，可見墨西哥人對他的重視。

Diego Rivera 喜歡把墨西哥人的草根生活和墨西哥過往的歷史源流融入畫作，成為獨樹一幟的畫風。他不僅是一位多產畫家，而且還是一位熱中政治的思想家。他之所以成為最受爭議的本土壁畫藝術家，是因為他激進的左翼思想和對天主教的鞭撻。對於近九成人口信奉天主教的墨西哥人來說，當然感到不是滋味。

二十年代初，Diego Rivera 在墨西哥革命後離開法國，回到成長地墨西哥。他在這裏慢慢顯露了他對左翼政治的狂熱，開始公開支持共產主義和工人革命。在那段時間，Diego Rivera 於墨西哥國內創作的不少畫作，都反映工人階級的潦倒生活和社會不公現象，滲透着無產階級的鬥爭思想。繪製作品的時候，很多時帶有一種發源於前蘇聯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不少壁畫的主題圍繞着對革命、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褒揚。

Diego Rivera 首個由政府委約繪畫的作品，是1922年為墨西哥國立預科學校(Escuela Nacional Preparatoria)大禮堂創作的外牆壁畫《創世》(The Creation)。這幅作品被認為是為後來的墨西哥壁畫運動揭開序幕之作。不過，Diego Rivera 曾透露自己並不喜歡這幅壁畫，因為它在技藝層面上太過「意大利」，不夠「墨西哥」。

這位畫家深刻明白，藝術是政治語言的一部分。因此他在創作這幅畫的過程中，無時無刻都帶着一把手槍。萬一自己遭受極右翼學生攻擊的時候，可以拿來自衛。

隨着Diego Rivera的藝術成就益見突出，1929年，當時的墨西哥政府就邀請他在政府行政機關所在地國家宮的中央梯廊間，繪畫連接三幅牆壁的巨大壁畫。經過六年的創



Héctor Hernández

作，這幅巨型壁畫精細地梳理了從前哥倫布時期的美洲原住民歷史，一直至現代墨西哥的時代變遷脈絡，描繪了墨西哥人在數百年來，如何在受帝國強權壓迫下爭取獨立、反對獨裁和為民權鬥爭的風霜歲月中屹立至今，儼如一卷跨越千年、代表着整個民族的歷史卷軸。國家宮裏的中央梯廊，至今仍然是遊客到訪墨西哥城的必看景點。

壁畫運動主導社會思潮

二十世紀壁畫運動的出現對墨西哥後來的藝壇風向，乃至整個社會的思潮，都產生重大影響。墨西哥壁畫藝術家Héctor Hernández向記者談起了上一輩壁畫名家對他藝術造詣的影響深遠。

Héctor在墨西哥城的大都會自治大學(The Metropolitan Autonomous University)完成學士課程後，到了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攻讀藝術碩士。除了拿手的壁畫，他還會創作油畫，作品曾在墨西哥、日本和美國舉行展覽。而Héctor的壁畫作品則集中於俄勒岡的波特蘭(Portland)、活特本(Woodburn)、比弗頓(Beaverton)等城市。他現時長居波特蘭，從事藝術策展工作。

「Rivera的作品最能啟發我的，是他的烏托邦願景。在那個時代，他對社會議題的觸覺相當前衛進步。」Héctor向記者提到，墨西哥壁畫運動的「三巨頭」(Los Tres Grandes)都獨當一面，是每一位土生土長的墨西哥藝術家的啟蒙者。

Héctor口中的「三巨頭」便是Diego Rivera，和與其齊名的壁畫藝術家David Alfaro Siqueiros和José Clemente Orozco。這「三巨頭」是二十世紀墨西哥壁畫運動的重要推手，令墨西哥壁畫登上世界舞台，成為近代拉美藝術的經典流派代表。

「三巨頭」擁有同樣的理念：藝術是表達情感的最高尚形式，理應在墨西哥後革命時

帕爾米塔斯是距墨西哥城東北約88公里的小鎮。有民間藝術團體為當地超過200間房屋塗上壁畫，令整個社區成為一座五光十色的「彩虹城」。

代，成為建構新式國民認同的必要部分。這正與墨西哥新政府希望達致的「藝術改良社會」理念不謀而合。「更多時候，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始的這場壁畫運動，我們會稱作『墨西哥的文藝復興』。這場運動普遍被認為在六十年代進入完結階段。」

Héctor認為，藝術家們把六十年代視作壁畫運動的分水嶺，是因為民間取代政府角色的情況逐漸成形。

「在此之前，整場壁畫運動是由執政黨牽頭的政治操作。因為官方介入的因素，本地壁畫藝術難免會失去自由創作的鮮活感，亦未有盛行類似同期歐洲的前衛主義(Avant-garde)作品。當然，超現實主義大師如David Alfaro Siqueiros和Rufino Tamayo是僅有的例外。」

然而在六十年代，嶄新的思想開始衝擊墨西哥，促使壁畫藝術蛻變昇華，進入另一個發展階段。很多人稱六十年代為「躁動的年代」。冷戰白熱化、世界鐵幕對峙加劇、民間反戰情緒升溫，追求個性解放、獨立成為一代年輕人的集體思潮。美國的普羅民權思想興起，街頭嬉皮文化成為北美潮流先鋒。自主、反建制、反權威之風也吹入墨西哥藝術領域，促使壁畫運動轉型。

Héctor續指，從這段時期開始，官方不再是壁畫運動的主導者，藝術家們開始在各自的社區，進行獨立創作。地方政府此時便逐漸退居至邊緣角色的位置，不過間中還會有一些政府建築物的壁畫創作，和開闢公共藝術空間。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今。

「我們可以見到，由社區開始發起的壁畫創作愈來愈多。獨立藝術家敢於改造城市的牆壁，改善社區，本土的壁畫藝術繼續進化。帕爾米塔斯(Las Palmitas)的大型壁畫作品就是由民間發起、官方支援創作的好例子。」

壁畫運動，見證着墨西哥於二十世紀的現代化過程：從文盲率極高的落後國家，慢慢蛻變成工業化、現代化的中美洲大國。到了今天，隨着國民的物質需求普遍得到滿足，更多人重視城市與藝術的交融，認為藝術應要從生活入手。隨處可見的街頭牆壁、鐵閘大門、地鐵站等地方，成為本地藝術家顯才施技的巨型畫布，並令其成為國內的城市亮點，為單調枯燥的混凝土森林，添上一幅又一幅亮麗獨特的裝潢畫。

開始推出大量公共藝術創作項目，主要目的是通過文化活動，建立起墨西哥人在新體制下的現代國民身份認同，同時逐步褪除過往的殖民色彩。

另一方面，由於當時還有很多墨西哥人仍是目不識丁。因此，新政府倘若要向國民灌輸一些新式、現代化的價值觀和思想，單靠文字實在難以普及。若能通過圖畫向國民傳播政治訊息，效果則更加顯著。當然，要在街頭隨意繪畫，若非取得當局批准，很快就會被人清除或被塗走。不過，新政府嘗試開放公共空間，讓街頭藝術家在劃定的地方創作，街頭創作的風潮順勢而起。

一些由政府委託國內名畫家創作的壁畫主題，當然也要緊貼政治「主旋律」。很多壁畫以歌頌墨西哥推翻獨裁政府的革命、重拾前殖民時期的墨西哥原始文化遺產回憶，以及建構二十世紀新時代發展理念為主。新政府更委託他們在地標建築繪畫壁畫。由於這些具世界知名度的藝術家，大多曾在革命期間流亡歐洲，所以，他們參與壁畫創作時難免帶點歐洲現實主義的風格。

三四十年代蹂躪歐陸的二次世界大戰，致使很多歐洲人來到美洲避難。不少藝術家此時到來，同時帶來了美學衝擊，與墨西哥本土文化加以結合，形成特立獨行的墨西哥壁畫風